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开元·忽必烈说

邓海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开元·忽必烈说

邓海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元·忽必烈说 / 邓海南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邓海南卷)

ISBN 978-7-5205-0939-8

I. ①开…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6276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4 字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一九七五年的元旦，是我在地理上离蒙古最近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宁夏独立师一团二连的战士，因为学习写作并开始发表一些诗作，得到了一个到中蒙边界的边防部队去体验生活的机会。那一天的晚餐吃的是蒙古方式的手把羊肉，大行军锅，锅底烧的是戈壁上的梭梭柴，锅中煮的是剁成大块的羊肉，每一块都有军用水壶那么大。一种美味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只有一次，此后我又许多次吃过手把羊肉，但再也无法与那次相比。后来我想，成吉思汗的骑兵就是吃着这种大块羊肉在亚欧大陆上纵横驰骋的，你很难想象吃米饭的军队能做出那样的壮举。

以手把羊肉招待我们的那个连队的驻扎地名叫银根，距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只有几公里。很多年后我翻开地图寻找这个地方，它应该就在中国北部连界线正中最凹陷处。时间的变化在地图上也显示了出来，我当兵的时候银根属阿拉善左旗，阿左旗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旗，当时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管

辖。那时候从贺兰山往北这一大片地方比原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面积还要大。但是后来的地图上，阿左旗重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了，我只好把地图翻到内蒙古那一页，仔细找了一遍，竟然没有银根这个地名。难道地图也像人的记忆一样会把一个相隔久远的地方给忘掉吗？我不甘心，又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在我觉得应该是银根的那个位置上，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字：昆都仑。我断定这个昆都仑就是银根，因为它的左边是公古赖，右边是巴音戈壁。休眠的记忆细胞开始苏醒，公古赖的左边是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巴音戈壁的右边是杭锦后旗，那里有古代烽烟迭起的狼山。历史曾经划给宁夏一块拥有国境线的土地，而我这个宁夏独立师的士兵也因此拥有了一段与国境线有关的经历。现在，阿左旗早已脱离宁夏，独立师的建制也已在百万大裁军的举动中撤销，我所拥有的，只是对那一段岁月的记忆了。记忆如烟，你不抓住它，便很可能飘散掉。

我不甘心银根这个地名就此消失，又找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地图，果然在昆都仑这个地名旁边找到了一个括号，在括号里面是两个很小的字：银根。银根，这是一把落在厚厚的灰尘里的钥匙，找到它，就可以开启返回过去的厚门了。那么那一次边境之行留给我的除了美食记忆——热腾腾的手把羊肉外，还有什么呢？当然是那时的冷战气氛，因为地处边境线上，冷战的气氛就格外浓。

那时候中苏两国的关系剑拔弩张，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苏联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当然是亡我之心不死。重要的边境流血武装冲突，已经在公鸡头和公鸡尾巴上各发生过一次。公

鸡头上指的是东北的珍宝岛事件，公鸡尾巴指的是新疆的铁列克提事件。而银根的位置在公鸡背上，因为中国的地图是一只公鸡。

其实中国原来的版图是一片秋海棠叶子，新疆的喀什和慕士塔格山是秋海棠叶片的尖顶，叶柄那儿凹进去的地方就是天津和渤海湾，从西南到华南和从西北到东北那两条有些起伏的大弧线是秋海棠叶子两边的边缘，而使中国变成公鸡般模样的就是独立出去的蒙古。它被紧紧地夹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要保持中立是相当困难的，只能倒向更强大的那一边，与苏为盟。

从地图上看，苏联确实是一个十分庞大可畏的国家，它的幅员实在是太辽阔了，横跨了十二个时区，几乎占了地球经度的一半，巨大的身躯趴在亚洲半个欧洲和半个太平洋之上，背上驮着北冰洋，把它叫作北极熊是再形象不过了。那么蒙古夹在中国和苏联中间像个什么呢？一个陕西兵说：“他妈的真像个饺子。”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不是你们南方人包的那种花哨饺子，是我们陕西人用两手虎口捏出来的饺子。”他又补充道，“羊肉饺子。”

蒙古位于亚洲中部，面积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山地和高原，南部是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戈壁。典型的大陆性高寒气候，夏季短而热，冬季长而严寒且有暴风雪。它东南西与中国为邻，北邻苏联。自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开始，他们就听苏联人的，靠苏联人而存在。

除了像陕西人捏的羊肉饺子外，那时候我说它还像一样东

西，像一张弓，特别是和中国接壤的这一部分，那弧形正好像一张弓的背。而和苏联接壤的那一边，你可以想象为一条弓弦，那张弓是由苏联人握在手里的，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用这张弓放出箭来，而且蒙古人本身就是一个善于射箭的民族。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蒙古人，他们自己是不敢向中国射箭的，顶多被苏联当个弓使使，弓拉在那儿，想松也不敢松，想射也不敢射，其实也很难受。

历史上推数个世纪，在成吉思汗时代，谁敢把蒙古人当饺子看？那时候的蒙古人是擀面杖，亚洲欧洲满世界都是被他们擀得服服帖帖的面皮子，说包饺子就包饺子，说包包子就包包子，说下面条就下面条，谁拿他们也没办法。连中国的皇帝也让蒙古人当去了，这个皇帝就是忽必烈。

但是一九七五年还是一个战士的我对忽必烈没什么感觉，有感觉的是另一个蒙古人，一个蒙古军队中的边防站站长。这个蒙古边防站站长在边境线上工作了二十几年，终于得到提升要回首都乌兰巴托了，二十多年的边防生活，使他对这个边境线充满了感情，在离任之前，他开着苏制的嘎斯六九对他的防区进行最后一次巡行，但是很不幸，那里的国境线只是一片戈壁滩，没什么明显标志，他不小心越界了；更为不幸的是，当被中国的边防巡逻队发现时，他的那辆嘎斯六九抛锚熄火了，于是他成了俘虏，被中国一方关押了很久。这个蒙古边防站站长最后结局如何，我早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却留在了脑中：

中国军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问，希望得到对方的军事情报，他始终守口如瓶。但有一天，他忽然对中方审问人员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的军事机密，但我要在你耳边悄悄地说。”

中方人员大喜，兴冲冲凑了过去，可听到的却是——

“我要告诉你的这个重大秘密啊，就是——我们蒙古啊，没有海军！”

当时我听了这个小故事大笑，蒙古这样一个内陆国家当然没有海军。

但蒙古人曾经可是有海军的。

在忽必烈当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的时代，蒙古人的版图大到了横跨欧亚大陆，它不仅拥有长长的海岸线，还拥有强大的海军。只是蒙古人毕竟是马背上的民族，驾船打仗的本领远不能和骑马打仗相比，几次跨海远征日本，终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军队的海战也如陆战那么成功，那么以后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格局，都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经过数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当年席卷大陆的蒙古收缩为中国的北方边地，然后一部分在苏联人的操纵下独立成了一只“羊肉饺子”。而蒙古人的形象，也从成吉思汗时代的快马弯刀血腥杀伐的凶猛战士，变成了手持套马杆徜徉在草原上，拉着马头琴，以奶茶羊肉热情待客的平和牧民。

那个蒙古边防站站长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后来以它为种子，种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名叫《莫格尔少校》。这是我写的第一个蒙古人的故事。

因为有制片方约我写以忽必烈为主人公的电视剧，我开始再次接近蒙古和蒙古人。写历史剧，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历史功课，这次是从历史上的时间和历史上的人物走近蒙古。围绕这

个主题，我读了厚厚一大摞有关的书籍，补了一下中国历史中元朝的这一课。后来电视剧的事，因制片方资金问题搁浅，但我读下来的那么多关于蒙古的感受，关于蒙古人的感情，不能让它像手把羊肉一样消化在胃肠里，于是便借忽必烈之口，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就是这一本《开元·忽必烈说》。

作 者

我就是那个名叫忽必烈的蒙古人。

我的祖父是成吉思汗，在我出生前后的那个时代，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这个名字的威慑之下。

我出生在蒙古人的一个猪儿年（1215），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祖父率军攻克了金国的中都，那个时候，谁也不曾想到，四十五年后，我会把这个前金国的中都城改建成闻名世界的大都城，在那里成为蒙古人的大汗和元帝国的皇帝。

我的祖父从金国中都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许多战利品在蒙古人的世界里是从未见到过的。在举族欢庆中，我的祖父见到了他刚刚出生的孙子。

在我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帐篷中，成吉思汗抱起了刚出生的孙儿端详良久，说道：“奇怪啊，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为什么生得黑黝黝的呢？你们去找个好乳母来喂养他吧。”

于是，我被交给父亲拖雷的次妻撒鲁黑抚养。

如果说我的生母唆鲁禾帖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那么我的乳母撒鲁黑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因为我的父母要跟随我的祖父去四处打仗，我的童年，便是跟着我的乳母撒鲁黑在额嫩河边的蒙古草原上度过的。草原上最主要的两种动物是羊和马。羊是我们蒙古人的食物和财产，马是我们蒙古人的朋友和坐骑。我在羊群的滚动和马匹的奔跑中渐渐长大。

蓝天，白云，草原，还有草原上蜿蜒的河流，是我人生的底色。

兔儿年（1219）的时候我四岁，就在我 and 羊羔们一起戏耍的时候，我六十岁的祖父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壮举，带着他的军队远行万里，西征花刺子模。蒙古大军开拔时，我抱着一只羊羔看着祖父远去的背影。那征服者的剽悍身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四年之后，胜利后的祖父踏上东归之路。然而东归之路是如此漫长，当他回到蒙古故地时，我已经十岁了。

祖父归来的日子，也是我和弟弟旭烈兀初猎的日子。那一天我射到了一只兔子，可刚刚八岁的旭烈兀却射杀了一只山羊。这说明，在打猎方面他比我强，后来他成了一个伟大的统帅，显然和他的这种天赋有关。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小孩子第一次出猎时，长辈要在孩子大拇指上拭以血和油。祖父不顾长途征战万里跋涉的劳累，亲自为我们这一对初猎成功的嫡孙拭指。这次拭指仪式在我们两兄弟心中是永远难忘的，尤其是当我们两人分别成为第五任蒙古大汗和伊尔汗国大汗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领悟到当年拭

指时祖父欲将其征服伟业薪火相传的心愿和寓意。

又两年之后，全蒙古的大汗成吉思汗病逝于征伐西夏的军帐之中。

于是我的父亲、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便成了大蒙古国的监国者。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我的父亲坐镇汗都、掌控着大汗留下的四大宫帐，并且拥有大汗遗留给他的大部分精悍兵马。但他并没有拥权自重，而是按照父汗的遗愿，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筹划和组织了由各部落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忠诚地将他的三哥窝阔台推上了大汗的位置。作为旁观者，当时十四岁的我见识了那个向新任大汗效忠的场面：

摘冠，解腰带搭于肩上——这是蒙古人表示顺服的风俗。

而对新汗跪拜行君臣大礼，则是汉人表示效忠的礼仪。

我看见成吉思汗的老臣耶律楚材老泪纵横深感满意，他看到终于把草原汗国向礼仪之邦推进了一步，可以无愧于圣主成吉思汗的在天之灵了。

但是，父亲的忠诚和恭顺，并没有带给他应有的好运。多年以后，我从汉人的故事中读懂了一个成语：功高盖主！同样，作为旁观者，我也见证了那个也许让新任大汗心存疑惧的场面——

那一天，在万顷碧波的草原深处摆开了盛大的酒宴，那是庆贺窝阔台大汗登上汗位后的第一个寿辰。当众多的宗亲贵胄们齐伏于我三伯父的脚下，在一片赞颂中使他尽享大汗的尊荣时，在外执行公务的父亲，日夜兼程赶回来为大汗献礼祝寿，只是为了显示他的一片忠心。但他的到来却引起场面的混乱，一些宗亲贵胄竟纷纷起立，转身向这位昔日的监国者欢呼起

来。再看父亲跨在马上雄风和英姿，天生的统帅气质、无比的人格魅力，更激发起两旁马上健儿一阵阵狂热的欢呼。蒙古人是崇拜英雄的人群，并没有汉人那样的自卑意识，他们呼喊：“满达图改（万岁）！满达图改！”虽然随后我父亲的祝寿比谁都要恭顺虔诚，但据母亲唆鲁禾帖尼说，大汗虽然笑着，但那笑容却显得僵硬了。

同时收敛了笑容的还有祖父的老臣耶律楚材，他似乎从这一片欢腾中看出了某种不祥之兆。

两年之后，窝阔台大汗为完成圣祖遗命，号令广袤的汗国，开始了彻底的灭金行动。依成吉思汗遗规，父亲拖雷本应镇守汗廷以确保后方无忧，但大汗却另调我的二伯父察合台担负此任，诏令父亲尽率部下从征。父亲只想着祖父“借道南宋，早日灭金”的遗嘱，尽显统帅之才，率军突破重重防线迂回直捣金国后都大梁！但他给汗兄留足了面子，一直等到窝阔台大汗亲率其他各路大军赶到方才下令破城。

大金王朝就此彻底覆灭了。但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他年轻的生命，竟也意外地结束在大金王朝的覆灭之后！

关于我父亲拖雷的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父亲拖雷系醉酒而死。

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爱喝酒，父亲当然也爱喝酒，窝阔台大汗比父亲更爱喝酒，后来有史书甚至说他嗜酒如命，但真正死于醉酒的蒙古人，却少之又少。父亲意外醉酒而死，这种可能性极小，很难令人相信。

另一种是，父亲拖雷系被人下毒谋害之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谁下毒谋害

了他？或者是谁指使下毒谋害了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只要追问下去，目标必然指向大蒙古国最尊贵最有权势的那个人。谁敢做这样的追问呢？多年以后，我的汉人幕僚告诉了我这样两句汉人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人心的险恶和狡诈，也说明了父亲之死的原因。我一向认为我们蒙古人的心胸像草原一样坦荡，我不愿意相信我的伯父会用汉人一样的方法来对付他的嫡亲弟兄。但是随着年龄越长，经历越多，我不得不相信，父亲被毒死的可能性是很难排除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古史书所记载的正式说法。但是否真实，就只有去问那无所不知的长生天了。

凯旋大军临近漠北，窝阔台大汗却突发重病倒下。

扎立在荒原上的大汗宫帐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从宫帐中传出一阵阵阴森森的法鼓声和念咒声，那是随军老萨满穿着原始的用兽皮缀连的服饰正在如痴如狂地为重病的大汗请神驱鬼。

老萨满念念有词：“神催鬼索，大汗命在旦夕！”

众人问，如何才能救大汗性命？

老萨满说，必须有人替大汗挡灾，去应长生天的召唤。

周围有人纷纷示忠：“我愿！我愿！我愿！……”

老萨满却一一摇头：“你们人微命薄，岂能替大汗挡灾？”

那么谁才能替大汗挡灾？

老萨满沉默不语。凝神向帐外看去。

这时候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马蹄声在帐外戛然而

止，随之急匆匆冲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父亲拖雷。

宫帐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呼喊着一汗，跪倒在汗兄的榻前。

大汗面色苍白，气息奄奄，似乎听不见他的呼唤。

老萨满的咒语一阵紧似一阵，念在他的身后。父亲拖雷转身望着老萨满：“有什么办法能救我的汗兄吗？”

老萨满端着一只金碗：“我已用这碗咒水来洗涤他重病之身，只有一个人替他喝下，才能救大汗的性命。”

大汗重臣阿蓝答儿上前表态：“我愿意喝下这碗洗病之水！”

老萨满轻蔑地扫了他一眼：“你的分量不够，担当不起这只金碗啊！”

阿蓝答儿问：“那么谁能担当得起这只金碗呢？”

随着他的问话，全帐中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在父亲拖雷的身上。那些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

父亲拖雷知道自己不得不表态了：“长生天在上！大蒙古国离不开善良的窝大汗，就让我以弟代兄，要召就把拖雷召去吧！”

说毕，毅然把那碗咒水全都喝下。他仰首向天，闭目站在那里。手足之情，君臣大义，似乎感天动地。片刻间，帐外雷鸣电闪，暴雨如注。

奇迹发生了，窝阔台大汗气息渐均，脸上病容退去，生色渐浓。

“大汗！大汗！”在众人的一片呼喊声中，窝阔台大汗苏醒了过来。但正当他斜躺在榻上的身子抬起来的时候，在围着

他的人圈外面，金碗从拖雷手中落地，父亲伟岸的身躯如山一样倾倒了下来。

这就是官史记载的拖雷之死。

就在父亲死去的那天夜里，为大汗念咒除病的老萨满也奇怪地死去了。

据说是窝阔台大汗的宠臣阿蓝答儿处理了老萨满的尸体，他的死因，没有任何人予以追究。

父亲的死，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件大事。当噩耗传来时，我的大哥蒙哥已被派往黄金家族长子西征的血雨腥风之中。那一年我十八岁，正处在妻子帖木古伦新丧的悲痛之中。三弟旭烈兀和幼弟阿里不哥尚未成年。作为一个蒙古男人，我必须要帮助母亲共同撑起这天降的灾难。

母亲唆鲁禾帖尼痴坐帐中，数日滴乳未进，如枯木一般。年幼的阿里不哥将奶碗递到母亲嘴边，母亲只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

阿里不哥劝她：“额吉，你要是心里难过，就哭吧，大人们都说，有了难过的事，哭出来就好了！”

但母亲唆鲁禾帖尼就那么僵坐着，一滴泪也没有。最后号啕大哭的是阿里不哥，他扔掉奶碗，冲向帐外，抱住十六岁的旭烈兀哭喊：“三哥，我们该怎么办啊?!”

阴云沉雷中，三弟旭烈兀向着黑暗的苍穹呼喊：“主宰一切的长生天啊，神不是谕示幼子守灶吗？为什么我父王却遭此噩运！这次征伐金国，他迂回数千里，闯关夺隘，是消灭金国

的最大功臣，为什么却不明不白地死在凯旋的路上！”

母亲唆鲁禾帖尼身边的家臣女仆们都在盼望，拖雷家需要一个男子汉帮助母亲分忧啊，长子蒙哥西征回不来，忽必烈回来就好了！

女仆们后来说，众人的焦急终于引来了一声惊雷。我是随着一道耀眼的闪电，从为我的第一个妻子帖木古伦的守灵处赶回来的。

女仆们说，那时候母亲唆鲁禾帖尼就如死了一样，当听到了帐外的声音，她凝滞的眼窝忽然动了。当我冲入帐中跪在母亲身前时，她将久盼的儿子揽入怀中放声大哭。

仿佛是应和她的哭声，帐外顿时大雨倾盆。

父亲拖雷离奇地死了。对父亲的死因，怀疑的远不止我们这一家人。

许多人都说，随着父亲的死，他所拥有的权势将一点点失去，拖雷家族从此就要一蹶不振，以至在不远的将来就不复存在了。这确实是我们家族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为了保全我们这个家族，母亲动用了她最大的智慧和力量。

巨大的悲痛过后，母亲终于平静了下来。她让我们三兄弟围着火堆而坐，给我们念《蒙古秘史》。这部《蒙古秘史》，正式成书于窝阔台大汗继位之后，但在那之前，显然已有抄本流传于蒙古人的王公贵族们之间。

母亲刻意要我们关注的是书中铁木真杀死异母哥哥别克帖儿的那一段：